

后浪出版公司

[墨] 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著 张广森 译

帝国轶闻

Noticias
del
Fernando del Paso
Imperio

四川人民出版社

帝国轶闻

[墨] 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著
张广森 译

*Noticias
del
Fernando del Paso
Imperi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轶闻 / (墨) 费尔南多·德尔帕索著 ; 张广森
译 .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19.4
ISBN 978-7-220-11231-7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 21-2018-314

I . ①帝… II . ①费… ②张… III . ①长篇小说—墨
西哥—现代 IV . ① 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5060 号

© Fernando del Paso, 1987

本中文简体版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DIGUO YIWEN

帝国轶闻

著 者
译 者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特约编辑
责任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墨] 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张广森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朱 岳 梅天明

赵 波 宁天虹 毛 霏

张 丹

墨白空间·陈威伸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 - mai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43mm × 210mm

25.5

685 千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

978-7-220-11231-7

148.00 元

后浪出版公司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一千零一次死亡

[尼加拉瓜] 塞尔希奥·拉米雷斯 著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

[乌拉圭] 奥拉西奥·基罗加 著

帝国轶闻

[墨] 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著

秘鲁传说

[秘鲁] 里卡多·帕尔马 著

潘多拉文件

[波多黎各] 罗萨里奥·费雷 著

缺席的城市

[阿根廷] 里卡多·皮格利亚 著

最后的雾·穿裹尸衣的女人

[智利] 玛丽亚·路易莎·邦巴尔 著



后浪微信 | hinabook

筹划出版 |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 吴兴元 | 编辑统筹 | 朱岳 梅天明

责任编辑 | 张丹 | 特约编辑 | 赵波 宁天虹 毛霏

装帧制造 | 墨白空间·陈威仲 | mobai@hinabook.com

后浪微博 | @后浪图书

读者服务 | reader@hinabook.com 188-1142-1266

投稿服务 | one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直销服务 | 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FOO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译 序

费尔南多·德尔帕索（Fernando del Paso, 1935.4.1—2018.11.16）这位享誉当今拉丁美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坛的墨西哥作家，对我国读者来说，尚很陌生。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属于新一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等一批拉丁美洲作家于60年代轰轰烈烈地掀起一股冲击波震惊世界文坛的时候，德尔帕索还很年轻，只出版过一本《关于日常琐事的十四行诗集》和一部长篇小说《何塞·特里戈》。

然而，二十年后，老一辈的作家中，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虽然健在，但却再也拿不出像《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城市与狗》和《绿房子》等那么具有特色和震撼力的作品了。各国的出版社虽然每年都在推出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但是真正能够走出国界的作家和作品却寥若晨星。曾经异彩纷呈的拉丁美洲文坛，一时间显得多少有点儿冷清。恰在这个时候，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和西班牙四个国家于1987年底同时出版了德尔帕索的《帝国轶闻》。

《帝国轶闻》的出版成了拉丁美洲文坛的一件盛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报刊争相发表各类评介文章，书店里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到1988年中，仅墨西哥就印行了五次。同年在欧洲的一些图书博览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到年底，英文译稿就已完成，与此同时，法国、德国、瑞典和葡萄牙等国家也着手准备译介。

《帝国轶闻》的成功也给德尔帕索带来了巨大的声望，使他一下子就跻身加西亚·马尔克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等文学大师们的行列，并被公认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德尔帕索和《帝国轶闻》的轰动效应固然有着一个时期以来拉丁美洲没有引人瞩目的新人新作出现这一客观因素，但更主要的还得归功于他本人的造诣和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

严格地讲，德尔帕索并不是文坛上的新人。他的第一部小说《何塞·特里戈》早在1966年就获得了墨西哥国内著名的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文学奖，而先后获得1979年度墨西哥全国小说奖、1982年度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1985—1986年度法国最佳外国小说奖的第二部作品《墨西哥的帕利努罗》则更进一步将他推上了拉丁美洲和西方文坛。然而，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等巨星的辉映下，德尔帕索并没有受到评论界和读者应有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轶闻》的发表真可谓恰逢其时。

德尔帕索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三十年，三本书。但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何塞·特里戈》起就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并始终如一地刻意求新。他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创造作品的“全景”气氛和发掘语言的表现能力两个方面。经过十年雕琢的《墨西哥的帕利努罗》除了表明他在已经开始了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之外，还表明了在运用夸张手段来丰富自己的表现能力方面所做的尝试。又经过了整整十年，在《帝国轶闻》里，可以说德尔帕索终于实现了孜孜追求的目标：创作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景文学”作品和真正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时至今日，“全景文学”似乎还不是一个含义非常明确的概念。但是，顾名思义，应该是针对“单线式”或“断面式”表现事物的作品而提出来的，强调多角度、立体地反映生活实际。至少，《帝国轶闻》是符合这样的标准的。

《帝国轶闻》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是又和一般意义上的——亦即我们常见的、已经习惯了的——历史小说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直接着眼点不是某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而是一个历史时期的风貌。

小说叙述的是墨西哥第二帝国的历史及其皇帝的悲惨命运。1861年，贝尼托·华雷斯总统下令停止偿还墨西哥的外债。这一决定为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向墨西哥派遣占领军以期在那儿建立一个以欧洲天主教皇族成员为首的帝国提供了口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费尔南多·马克西米利亚诺大公被选中担负这一使命。大公于1864年偕同妻子比利时公主夏洛塔到了墨西哥。1867年帝国覆灭，大公被枪决。

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华雷斯、马克西米利亚诺和夏洛塔、拿破仑三世理所当然地都在书中占据了比较突出的地位，但是他们又谁都不是小说的主人公，真正的主人公是他们以及他们同时代所有人的总和，亦即历史本身。作者想要表现的是从墨西哥总统和皇帝到流浪汉和妓女、从欧洲君主到普通的侵略军的士兵等各色人物在那一出历史悲剧中的表演。正是由于这样的立意，小说的情节——如果说有情节的话——不是围绕着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展开的，而是，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犹如一场大混战的参加者，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景象、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结果就成了许许多多表面上并无联系而实际上紧密相关的片段故事的大汇编。这样的结构形式完全是为了适应表现历史全景的需要。纵观全书，我们看到的是：在一百多年前墨西哥（实际上是美洲）同欧洲的那场冲突中，胜败都不属于任何个人，实际上华雷斯和共和制度、美国和它在美洲的霸权利益、马克西米利亚诺和夏洛塔都是胜利者，失败的只是以拿破仑三世为代表的欧洲殖民主义思想和图谋。

至于《帝国轶闻》——亦即德尔帕索——的艺术风格，概括地讲，就是荟萃迄今为止曾经有过（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先后出现过的各种

现代流派)的一切表现技巧及形式并综其大成。

在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首推卡洛塔的独白。卡洛塔二十四岁的时候跟随丈夫到墨西哥当了皇后,两年后返回欧洲筹集援助,旋即精神失常,而后在亚得里亚海滨的布舒城堡里默默地生活了六十年,1927年悄然弃世。她参与了帝国的初创,但却没有目睹帝国的覆灭和丈夫的悲惨结局。德尔帕索让她在临终前以其疯子的独特思维方式将过去与未来、真实与虚幻、激情与冷漠、理智与疯狂糅合在一起,突破时空的局限,“随意”剪裁拼联,概括地叙述了墨西哥以及全世界(主要是欧洲)一百多年的历史。以抒情、新奇、夸张和跳跃为特色的卡洛塔的独白一共是十二章,近二十万字,如果抽出来单编成册,将成为一部完整的意识流小说,荒诞而又不是完全不合情理,难读而又不是完全不可读,自有一种妙趣。

独白,看来是德尔帕索偏爱的表现形式而且他也运用自如。这种形式在其他的章节里曾一再使用过,但却都不再是意识流式的,而且每次再现都有自己的特色,绝不雷同。流浪汉对自己的狗的唠叨,把亲历的战斗经过当成谋生本钱的“说书人”的“话本”,神父讲述自己在听取一个以肉体向侵略军官兵换取情报的女人的忏悔过程中受到诱惑的忏悔词,花工关于自己的妻子如何同马克西米利亚诺勾搭成奸的法庭陈词,法官边同情妇调情边准备对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判词,等等,都是独白,但是由于当事人的身份和场合各不相同,在结构上、用词上、语气上各有特色。

作者在这部书中还运用小说中常用的其他许多传统的表现形式,如歌谣、书信、对话、客观叙述等。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也常常不甘心于平淡,而是苦心追求变化,如:对话,有时竟会成为不加一字场景说明的纯对话;叙述,有时是双线并行对比叙述,有时又是将环境、人物活动、多头对话剪断交叉拼接的叙述。德尔帕索甚至还把历史考证、政论文章的笔法引入到了小说的写作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费尔南多·德尔帕索的《帝国轶闻》是一部

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意的作品，对评论界所给予的“拉丁美洲最近一个时期的最重要的小说之一”的赞誉是当之无愧的。作者学识的渊深、作品内容的丰富、写作技巧的多彩无疑会增加阅读的难度，然而，这些恰恰又是可以给我们启迪、供我们借鉴的地方。

张广森

1992年4月30日于北京

献给我的妻子

索科罗

献给我的孩子们

费尔南多

阿莱汉德罗

阿德里亚娜

保莉娜

献给我的父母

费尔南多

伊雷内

1861年，贝尼托·华雷斯总统下令停止偿还墨西哥的外债。这一决定为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向墨西哥派遣占领军以期在那儿建立一个以欧洲天主教皇族成员为首的帝国提供了口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费尔南多·马克西米利亚诺大公被选中担负这一使命。大公于1864年偕同妻子比利时公主夏洛塔到达了墨西哥。

本书所叙述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以及作为匆匆过客的墨西哥皇帝的悲惨命运。

目 录

第一章	布舒城堡, 1927·····	1
第二章	你置身于众拿破仑之中, 1861—1862·····	20
第三章	布舒城堡, 1927·····	63
第四章	裙子问题, 1862—1863·····	81
第五章	布舒城堡, 1927·····	121
第六章	“大公长得很漂亮”, 1863·····	139
第七章	布舒城堡, 1927·····	201
第八章	“我真的应该永远舍弃金摇篮吗?”, 1863—1864·····	218
第九章	布舒城堡, 1927·····	269
第十章	“Massimiliano:Non te fidare”, 1864—1865·····	288
第十一章	布舒城堡, 1927·····	348
第十二章	“咱们就称他奥地利佬吧”, 1865·····	367
第十三章	布舒城堡, 1927·····	411
第十四章	没有帝国的皇帝, 1865—1866·····	430
第十五章	布舒城堡, 1927·····	478
第十六章	“永别啦, 母后卡洛塔”, 1866·····	497
第十七章	布舒城堡, 1927·····	571
第十八章	克雷塔罗, 1866—1867·····	588

第十九章	布舒城堡，1927·····	638
第二十章	钟山，1867·····	657
第二十一章	布舒城堡，1927·····	716
第二十二章	“历史将会对我们做出评判”，1872—1927·····	737
第二十三章	布舒城堡，1927·····	783

第一章 布舒城堡，1927

幻觉源自于想象。——据传此语出自马勒伯朗士¹

我是比利时的马利亚·卡洛塔，墨西哥和美洲的皇后。我是马利亚·卡洛塔·阿梅利亚，英国女王的表妹，圣查理十字骑士团的大首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出于怜悯和仁慈而收护于双头鹰卵翼之下的伦巴第-威尼托诸省的总督夫人。我是马利亚·卡洛塔·阿梅利亚·维多利亚，享有君主中的涅斯托耳²之誉、曾经抱着我坐在腿上轻抚着我的褐发说我是莱肯宫中的小美人的萨克森-科堡亲王及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女儿。我是马利亚·卡洛塔·阿梅利亚·维多利亚·克莱门蒂娜，由于为当年在杜伊勒里宫中的花园里经常送给我好多好多栗子并一遍又一遍地亲吻我的脸蛋儿的外祖父、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流亡和去世而憔悴、悲伤致死，有着蓝色眼珠和波旁家族的鼻子的圣洁王后、奥尔良王朝的路易丝-玛丽的女儿。我是马利亚·卡洛塔·阿梅利亚·维多利亚·克莱门蒂娜·利奥波迪娜，儒安维尔亲王的外甥女，巴黎伯爵的表妹，曾是比利时国王及刚果的征服者的布拉班特公爵和我于十岁那年在其怀抱之中于花满枝头的山楂树下学会了跳舞的佛兰德伯爵的亲妹妹。我是卡洛塔·阿梅利亚，天主教君主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³的第一位横渡大洋踏上美洲土地的后裔，曾经在亚得里亚海滨为我修建了一座面向大海的白色宫殿而后却又带我住进了一个对着峡谷

1 马勒伯朗士（1638—1715），天主教教士、神学家，笛卡尔主义的主要哲学家。〔本书的注解均为译者所加，特此说明。〕

2 传说中希腊的皮洛士国王。

3 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1452—1516）于1469年娶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尔（1451—1504）为妻，1479年两个王国联合，实行统一政策，最后结束了摩尔人对西班牙的统治，并于1492年支持了哥伦布的环球航行。历史上将他们二人合称为“天主教君主”。

和覆满皑皑白雪的火山的灰色古堡、很多年前的一个六月的某一天清晨被人在克雷塔罗城枪毙了的、出生于美泉宫的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亲王、哈布斯堡伯爵、洛林亲王、墨西哥皇帝和世界之王费尔南多·马克西米利亚诺·何塞的妻子。我是卡洛塔·阿梅利亚，阿纳瓦克的摄政王、尼加拉瓜的女王、马托格罗索男爵、奇琴伊察公主。我是比利时的卡洛塔·阿梅利亚，墨西哥和美洲的皇后，现年八十六岁，近六十年来一直用罗马的泉水来消解心头的燥渴。

今天信使给我带来了帝国的消息。他带着无尽的回忆和梦幻，搭乘一艘三桅帆船，由一股裹挟着无数鸚鵡的彩风吹送而来。他给我带来了萨克里菲西奥斯岛上的一杯黄沙、一副鹿皮手套和一只用珍贵木料制成、装满翻滚着泡沫的热巧克力的大桶。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每天都将在这只木桶里沐浴，直至我这波旁家族公主的皮肤、直至我这年逾八十的老疯婆子的皮肤、直至我这像阿朗松和布鲁塞尔花边一样洁白的皮肤、我这如同望海花园中的玉兰一般冰清雪净的皮肤，直至我这皮肤，马克西米利亚诺，我这被漫漫世纪、风风雨雨和王朝更迭蚀裂了的皮肤、我这梅姆灵¹笔下的天使和修女院的新娘般的白皮肤一块一块地剥落，让黑而又香——黑如索科努斯科的可可豆、香似帕潘特拉的香子兰——的新皮肤覆满我的全身，马克西米利亚诺，从我这个墨西哥土人、黑肤少女、美洲皇后的黑色额头直至裸露着的、香喷喷的脚趾尖。

信使还给我带来了，亲爱的马克斯²，带来了一个珍宝匣，里面装有几缕你的金色胡须。这胡须曾悬垂于你那佩戴着阿兹特克之鹰³勋章的胸前。每当你身着骑手装、头戴镶有纯银花饰的宽檐呢帽威武地裹着尘埃策马在阿帕姆原野上驰骋的时候，那胡须就像是一只特大的蝴蝶翻舞飘飞。有人告诉我，那些野蛮人，马克西米利亚诺，在你尸骨

1 梅姆灵（1430/1435—1494），十五世纪末佛兰德最多产和最才华的画家。

2 马克西米利亚诺的昵称。

3 阿兹特克是墨西哥的土著民族，鹰是墨西哥的象征。

未寒、刚刚被人用巴黎石膏拓下面模以后，那些生番就揪走了你的胡须和头发，准备拿去换几个小钱儿。谁能想象得到，马克西米利亚诺，你竟会落到同你父亲——如果赖希施塔特公爵真是你父亲的话——同样的结局。任何事情和任何人，无论是盐酸水浴、还是驴奶、还是你母亲索菲娅女大公的爱，都没能使那个可怜的人逃脱早亡的命运。公爵于你刚刚出生之后就在美泉宫里去世了，没过几分钟，他的金色鬃发就被全部剃下装进了珍宝匣，但是，他得以幸免而你却没能做到的是，马克西米利亚诺，心脏被切碎论块儿卖掉换了钱。这是信使从忠心耿耿的匈牙利籍厨师蒂德斯那儿得知的。蒂德斯一直陪伴你到了刑场并且扑灭了枪弹引燃你的背心而烧起的火焰。信使交给了我一个由萨尔姆·萨尔姆亲王和公主转来的雪松木箱，木箱里装有一个铅匣，铅匣里装着一个玫瑰木盒，盒子里，马克西米利亚诺，装有你的一片心脏和那颗在钟山上结果了你的生命和你的帝国的子弹。我整天用双手紧紧地抱着那个盒子，永远不让人夺走。我的贴身女仆们把饭菜送进我的嘴里，因为我不肯放下手中的盒子。德于尔斯特伯爵夫人把牛奶送到我的唇边，仿佛我仍然还是父亲利奥波德一世的小天使、波拿巴家族的褐发小后裔，因为我忘不了你。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仅仅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你起誓，马克西米利亚诺，他们才说我疯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叫我望海疯婆、特尔夫伦疯婆、布舒疯婆。不过，如果有人对你说，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离开墨西哥的时候就已经疯了，而且在让船长降下法国旗升起墨西哥帝国旗后，就因为疯了，才一直躲在欧仁妮皇后号船舱里渡过了大洋，如果有人对你说整个旅途中我始终没有走出过船舱，因为我已经疯了，而且我之所以会疯，不是因为在尤卡坦时有人在我的饮料里下了曼陀罗，也不是因为知道拿破仑和教皇不会帮助咱们而要让我们听天由命、让我们栽在墨西哥，而是由于我肚子里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而是范德施密森上校的种，因此感到绝望、觉得完了，所以才会疯，如果有人对你说这些，马克西米利亚诺，你告诉他，那都不是真的，